

蘆
溝
橋
事
件

蘆溝橋事件目錄

一、神聖的民族戰爭之開始（序）

二、蘆溝橋事件發生之實情

1，爲缺少了一個日兵

2，外電所傳之消息

3，我軍之自抵衛抗

三、蘆溝橋戰事之延續

1，日方早具了陰謀

2，談判之決裂

3，我軍沉着應戰

4，亦和亦戰

5，永定門外之激戰

6、二十九軍將領反對屈辱談判

7、高麗營之被佔據

8、蘆戰之展開

9、平津日軍之橫行

四、平當局之態度

平當局之表示

宋哲元發表談話

秦德純等之報告

宋哲元返平之間接表示

五、交涉之經過

1、會商解決辦法

2、拒絕了日方要求

3, 日軍無撤退意

4, 王冷齋之報告

5, 日方仍是堅持

6, 側面折衝與正面要求

7, 已屆了重要階段

六、日本方面之動態

- 1, 東京方面對蘆案之觀察
- 2, 日首腦部澈夜會議
- 3, 近衛晉謁日皇上奏
- 4, 日皇返京與政黨態度
- 5, 統一國民意志
- 6, 日閣每日召開會議
- 7, 日本之原定計劃

- 七、我國方面之態度
- 1, 向日方抗議
 - 2, 王外長僕僕京帖間
 - 3, 外部發言人之聲明
 - 4, 外部通知日方應負戰事責任
 - 5, 日軍背信陳介詳述經過
 - 6, 國府某要人對日陸軍當局之觀察評
 - 7, 蔣委員長之明確表示
 - 8, 決定了反促進之處置
 - 9, 近術召開急緊閣議
 - 10, 準備傾師來犯
 - 11, 咄咄迫人之消息
 - 12, 緊張的東京

八、在國際間

- 1、各國報紙與個人對日之斥責
- 2、各國政府注意盧案
- 3、我國駐外使節之工作

九、中華民族之怒吼

- 1、某法學家駁斥日方聲明
- 2、海內外同胞之義憤
- 3、廣西各界之抗戰聲
- 4、劉湘之通電

十、李白兩領袖慷慨陳詞

- 1、與何應欽等之來往電
- 2、覆蔣委員長電

3，刪電之發表

4，白副總座飛桂之表示

5，李總司令之對日抗戰的重要談話

6，三領袖之號電

7，贊同川劉寒電

8，領袖主張之響應

校後記

印後附記

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之開始（序）

編者

動動了中日兩國的人民情感，震撼了全世界的政治神經的蘆溝橋事件，在七月七日之夜裏發生。

此事件之發生，當然是起自日方。他們的藉口，是夜間演習的日兵缺少一名。小題大做甚而至無中生有，是狡猾兇殘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慣技，是不足爲奇。所以，蘆溝橋事件之發生，誰知道是否真的缺少一個日兵。這個藉口，恰和東三省及熱河之佔領上海戰爭之前一樣，不過借題發揮了。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一貫的侵略政策之下，華北之要擾爲已有，是在東北熱河被佔領後之必授的侵略課目。所以，有冀東偽政權之製造，有所謂冀察政權特殊化的運動；無疑的，是要以華北做第二『滿洲』。什麼經濟提攜與發展，不過說來聽聽，其實就是要以經濟爲表，以軍事政治爲裏，以遂其佔據華北，南以併吞中國，北以抗拒蘇俄，進而稱霸世界吧了。這種公然的事實和必然趨勢，已經成爲國人週知的常識，此似乎不待作什麼詳細的說明。

日本對我國之侵略，是舉國一致的，日本的教育，是以侵略我國的行爲做教材，階級鬥爭論者以爲日本人民要爲生活之困苦而反對其本國的統治者，那是夢話。日本的老重臣軍閥財閥官僚政客，他們對華侵略的主張是相同，分別的，不過是急進與緩進，

在方法上有差異。或者因而有些少意氣吧了。因此，他們的分爭與矛盾，並不是要對華改變其侵略政策，分爭的止息與矛盾的調和，稍加以人事，便會成功。所以，近衛文麿一登臺，內政上的一切問題沒有了，於是，接着來，就是華北問題之嚴重化。蘆溝橋事件之發生，尤爲題中應有之義。

在蘆案發生了十三日當中，我們所觀察得到的！由平津日軍不斷的擾亂與攻擊，朝鮮關東軍之紛紛入寇，（有六師團之多。）而至日本國內外海陸空的大舉出動。由日本政府的每日會議而至在華日僑之集中返國。在日本，過去對於華北問題之苦悶若彼，現在對於侵華行動又如此，已經到了『非幹不可』的地步。在我國，四十四年來之奇恥大辱，迄未一雪，尤其是六年來之領土人民與主權之損失，與日俱甚。蘆溝橋事件如再作城下之盟，則北平之舊都孤城，必隨落日而逝陷。誠如委員長所說：『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啻不可變成北平？』這樣不能容我們苟安與偏安的危局，自昔已然，不過於今爲烈吧了。所以，去年本省六一運動發動抗日而後，不期而得到全國的廣大同情，得到中央的真正接受。西安事變，也在抗日意志之一致而完滿解決，共產黨也爲了抗日民族課題，取消其政治的組織與軍隊的獨立。自蘇委員長在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有所解釋，王外長對外嚴正地有所宣言之後，整個中華民族怒吼的聲浪，已經在調合中而造成中國真正的統一，造成了與日本『非抗不可』的地步。必然的，日本要以槍砲圓其侵略的好夢，中

國要以血肉成其抗爭的大任，中日間的爛賬，除了戰爭而外，是沒有辦法清算的。『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蔣委員長在三中全會堅決地說過。而現在，在廬山談話會第二次談話時的報告，明白告訴我們，蘆案發生，就是和平絕望時期，蘆溝橋就是最後關頭。那我們當然要毅然犧牲了。中華民族神聖的自衛戰爭，當然的開始了。蘆溝橋之接觸，就當然是中日戰爭的序幕了。我們需要戰爭，需要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我們全國一致的，起來對日作澈底的戰爭。

我們『信任政府整個的準備』，我們擁戴『負起祖宗先民遺留給我們歷史上責任』者。我們贊成蔣委員長爲蘆案而發表的立場四點，我們更期待着蔣委員長領導我們對日作整個的抗戰；以中華民族的血，去洗滌日本四十四年來給予我們的新仇舊恨，奇恥大辱。我們敢相信，『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都願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去犧牲。

我們廣西上自領袖，下而至於每個人，久已抱着『焦土抗戰』的主張，誠如李白總副司令黃主席號電所云：『抗戰救亡，早具決心……任何犧牲，在所不辭。』這正是爲民族求生路，爲自己求死所之時。我們準備久了，隨我們賢明領袖之後，擁護蔣委員長抗戰主張到底。我們的神聖任務，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謹將蘆案發生後十三日的情形，（九日至廿一日）編輯成書，以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鬥士，系統地來看耻辱的民族史最後之一冊。同胞們！今後光榮的民族史，

我們要用我們的血來寫了。我們願意去犧牲，和千萬爲國族而犧牲的同志同胞之血，爲寫民族光榮史的後來者做墨料。

於此敬致民族革命的敬禮。

（七月廿一日）

二、蘆溝橋事件發生之實情

○爲缺少了

○一個日兵

○二時許突向廿九軍駐蘆步兵射擊，雙方遂即開始接觸，至今晨四時許始停止，雙方互有死傷，蘆溝橋車站暨附近所有煤廠，俱被日軍佔領，宛平縣政府亦被日軍包圍，刻二十九軍駐蘆步隊仍在永定河與彼方對峙中。

北平八日電：日軍在蘆溝橋演習部隊，向我方挑釁事件，經記者向冀察當局探悉，其經過如次，昨晚十二時許日松井武官用電話向冀察政局聲稱，昨夜日軍一中隊在蘆溝橋郊外演習，忽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同時認為放槍者已入宛平縣城，要求立即率隊入城搜查該兵云云，我方當局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殊足引起地方不安，同時我方在蘆部隊，昨日竟日均未出城，該種槍聲，決非我方所為，故遂婉加拒絕，但不久松井又來電話聲稱，我方如不允許，彼方將以武力保衛前進云云，同時我方已得報告，日軍對宛平縣城已取包圍前進形勢，於是我方再與日方商定，雙方即派人員前往調查，並阻止日軍行動，日方所派爲寺平副佐，櫻井顧問，我方所派爲冀第四區行政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外委會專員林耕宇，暨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今晨四時許，到達宛平縣署，寺平仍堅持日軍須入城搜查，我方未允，正交涉間，忽聞東門外槍砲聲大作，我軍力持鎮靜，未予還擊，俄而西門外大砲機關槍聲又起，連續不絕，我軍

仍鎮靜如故，繼因日軍砲火更烈，我軍爲正當防衛，萬不得已始加抵抗，我軍傷亡頗衆，犧牲甚大，但仍請其停止進攻，調回原防，否則責任應由彼方擔負，日方答以永定河方面尚有二十九軍騎兵，要求退去，方能再談其他，現雙方仍在對峙中，我方駐蘆者均爲步兵，並無砲兵，昨晚砲聲均爲日兵所放，我方軍政當局均極鎮定，不願事態擴大，希望立卽停止戰鬥狀態，入於外交狀態，倘對方一再壓迫進攻，不得已爲正當防衛起見，不得不與周旋云。

北平八日電：續得報告，蘆溝橋日軍至今日正午止，始暫停砲擊，現雙方仍在對峙中，我方死亡詳數尙未明，但已發現之屍首有六七十具，平日兵營坦克車數輛向廣安門開去，豐台現尙平靜，惟日兵車一列今日下午一時由津開出，約五時可抵豐，現我駐豐台附近軍隊，在鎮靜監視中。

外電關於蘆溝橋中日軍隊衝突之經過，亦有所紀，錄之如下：

——外電所傳
之消息——

北平八日路透電：今晨豐台區之中日軍隊因故衝突，於昨雙方各用砲隊作戰，歷五小時，至上午九時半始告平息，蘆溝橋附近之宛平城，曾爲日軍砲轟，據華方聲稱，華方死傷者數十名，平民死傷者至少十名云。

又電：北平城上今可聞來福槍與機關槍聲，難以大砲隆隆聲，戰事發生於今日清晨，當時有從事夜操之日軍在距平二十哩之蘆溝橋附近與駐紮該地近段之華軍發生衝突，日本大使署接衝突消息，卽派使署衛兵數百名乘載重汽車馳往出事地點以爲援助，先是，昨

晚雙方軍隊曾發生小衝突，旋即甯靜，未幾中日當局均到場力圖勸解，但至今晨四時半，事變復興，至八時半戰事猶在進行中。

東京今日路透電：據北平日人方面消息，在豐台附近夜操之日兵一大隊，昨日午夜與二十九軍之兵一營衝突，雙方援軍均已馳往衝突地點，今晨六時輕砲隊與機關槍之聲仍不絕於耳，聞雙方戰鬥頗烈。

又電：日軍便衣隊現在蘆溝橋附近散佈步哨，遇有行人，即鳴槍阻止前進，至今午十一時許，蘆溝橋日兵忽又反攻，但旋即被我方擊退，又平則廣安、定等門，俱已關閉，現平市情形如昔，一般市民均頗安靜。

北平九日電：蘆溝橋日軍昨晚有斷續槍聲，至今日以後始寂，據聞均前哨衝突，並無激戰，局勢仍僵持中。

北平八日下午七時四十分電：下午七時半起，平市西南城角又隱聞砲聲，傳日軍復開始向我攻擊。

北平八日電 蘆溝橋在廣安長 西南二十里，爲平南名勝之一，扼

我軍之自
衛抵抗

平漢交通孔道，其東豐台，又爲平漢，北寧兩路接軌處，自去年日縣長兼專員王冷齋周旋應付，煞費苦心，卒獲保持土地之完整，遂爲日方所痛恨，此爲事件之遠因，近又以此間當局久滯梓鄉，交涉失其對象，而國大代表選舉遵令進行，復

予以多少刺激，乃欲造成恐怖局面以達壓迫當局返平之目的，此為事件之近因，邇來日軍頻頻在蘆演習，且皆實彈露營，人民已司空見慣，但七日夜至八日晨三時二十分左右，忽散開成為散兵線，以宛平縣城為目標，向西急進，至距離約百米時，竟發砲鳴槍衝鋒前進，於是事件之衝突遂開始矣，記者於昨晨曾一度赴當地觀察，因該縣城四門緊閉，東南城角且有日兵甚多，故無法入城，據探悉，當日軍向我軍進攻時，我方初猶疑係日軍演習，及見其愈迫愈近，有意挑釁，始知係欲搶奪縣城，當即起而應付，為正當防衛計，予以還擊，因縣城甚小，苟不抵抗，即將不保也，日方見我抵抗，更以小銅砲小過山砲轟擊，其目標在奪取蘆溝石橋，進占縣城，自晨三時半起至今晨七時五十分，槍砲聲不停，我方死傷約六七十人，附近大井村一農民，且無辜被日軍斬首，日軍方面據傳死准尉一人，一少尉負傷，自八時以至十一時，為雙方接洽調停之時，其經過業見前電，十一時我方以日方所提先撤兵條件，不能接受，日方乃又開始攻擊，至十二時始復停止，直至下午六時，雙方尚在對峙中，此關於日軍向我軍挑釁之經過也，至於我當局態度，固希望和平解決，但決不能接受日方先撤兵之條件，故交涉雖在進行，有無結果則未可知，惟民衆憤慨，十分旺盛，守軍咸抱與城共存亡之決心，北平市內人心亦極鎮靜，雖今晚八時即宣告戒嚴，但道路行人絕無張皇驚慌之色，蓋平津民衆已習嘗此等生活矣，

北平十一日電：記者昨晨再赴蘆溝橋，七時抵廣安門，門已半關，菜販小賈因交通斷

絕兩日，均乘此機會入城，故行人特別擁擠，七時二十分抵五里店，遠望平漢路軌道日軍營幕，始知蘆溝橋附近尙有日軍二百餘人未撤，若干日軍猶在該地高土架設砲位，蘆溝石橋鐵道涵洞均有日兵盤問行人，但不甚苛阻，過涵洞後，即爲宛平縣城，現東門依然緊閉，無法通行，惟西門半開，行人經查問後，可以出入城內保安隊共百五十人，由賈隊長率領，會同縣警官柏榮光負責維持治安，一般情形尙頗平靜，惟商店尙未開業，住戶雙扉緊閉，一切均呈靜止狀態，至戒備方面，因我軍撤至橋西，尙未撤去之日軍，在鐵路軌道旁臨時設立之司令部，相距僅一二百米達，故警戒未敢放鬆，據宛平縣警官柏榮光談，七日深夜發生衝突後，八日日方致我通牒，竟要求限於六時前自縣長以下至百姓，應全部退出，欲求接收縣城，當時王縣長因電話電報俱斷，無法向長官請示，祇與本人（柏自稱）及金營長商議竟日，尙未得有結果，日軍已開砲轟擊，此役彼方目標，完全在於縣府，因縣府房頂豎有旗幟，作彼射擊標準，故縣府同時受中四砲，縣長臥室大客廳及第一科辦公廳等處，均被燬，後將旗幟卸去，發砲目標遽失，遂多落於民房，共計日軍此次三度砲攻宛平縣城，一爲七日夜三時後，二爲八日上午十時後，三爲八日下午六時後，共發砲二百餘發，我方死傷現尙不知確數，但已收殮屍首六十餘具，抬赴長辛店塋埋掩埋，受傷者約有百二十餘人，亦已陸續運至臨時所設之醫院施治，日軍死傷實數不詳，但與我方亦不差上下，其死者已運往豐台或天津，由此觀之，此次戰事不能謂不激烈云云，記者與柏分手後，復往各街衢大略巡視，因接防伊始，戒備仍嚴，故

不克十分自由，且新雨初晴，泥濘載道，除保安隊之巡邏外，絕少行人往來，景象淒涼，睹之徒增憤慨，又因一切損失均待調查，人民驚魂甫定，不願與縣境外人閒談，用是調查頗難，又記者到蘆溝橋之後，始悉縣長王冷齋業已赴平，一切問題均無專人接洽，乃決定且先行返北平，俟日內原狀稍恢復，當再實地前往考察。

三、蘆溝橋戰事之延續

北平九日電 華北中日軍戰事爆發，實爲日軍當局有計劃之陰謀，

日方早具
了陰謀

但戰事發生後，又故意與我談判，實則藉談判時間以延緩我軍之抗戰，而待冀東察北各地大部日偽軍開來增援，及冀各地漢奸同時發動內應，謀一舉而佔奪華北，現駐津日軍已加緊戒備，嚴重性質仍未稍減，大戰能否再發，全視日軍舉動如何而定，我軍政當局對此次事件，力持鎮靜。

談判之
決裂

迄夜七時戰事未停，北平尚在我軍掌握中，朝陽門未開，查此次事變，爲日方有計劃之行動，事變前三小時，豐台北上南開車輛已被扣，事變不及兩小時，冀東豐台之日軍，源源運到，集中平城外夾攻，日前日軍曾欲要求讓宛平城駐兵，宋哲元未允，繼要求改組冀察特殊機構，亦被拒絕，憤而出此，欲一舉佔領華北平津，平津日軍當局昨今有重要軍事集議，和知河邊松井等出席，議畢，和知赴